

# 石景山地区最早的皇家行宫

## 双泉寺

文 李新乐



石景山地区历史上有众多的皇家行宫,例如人们熟知的八大处的香界寺、西黄村的皇姑寺、庞村的北惠济庙等,不一而足。那么,石景山地区最早的皇家行宫在哪里呢?

文献记载,石景山地区最早的皇家行宫在双泉山。双泉山有双泉寺,寺的历史可追溯到唐代。缪荃孙编纂的《光绪顺天府志》记载:“山有二泉,唐时古道场也”,说明早在唐代,双泉寺便已形成。到了金代,章宗皇帝被双泉山的旖旎风光所吸引,把双泉寺作为自己的行宫,是为“西山八院”之一。

章宗(1168—1208)是世宗之孙。章宗之父完颜允恭,主张学汉制,专心儒家经史,好诗文,善丹青。其母徒单氏亦喜诗书,言行必合于礼。章宗自幼受父母熏陶,文学造诣颇深。大定二十九年(1189)正月,世宗病卒,章宗即位,时年22岁。章宗继续祖父原定治国方针,使金朝政治、经济、文化都有所发展。

《日下旧闻考》记载:“都城之西四十里许,有寺名双泉,有山名翠微,泉山幽

胜,甲于他山。金章宗明昌五年,诣其寺潜暑。寺有双泉,因而得名,即建祈福宝塔于寺北。”这段记载有三点值得注意:一是皇帝停留、暂住之处,往往用“驻蹕”,而这里却用“诣”字,有“怀着崇敬的心情”之意。二是章宗到双泉寺避暑,用了个“潜”字,有“秘密前往”之意。三是章宗到达双泉寺之后,“即建祈福宝塔于寺北”,即为章宗祈祷幸福。宫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需要祈祷?

章宗因何秘密前往双泉寺?据《金史·章宗纪》记载,章宗到双泉寺之前,成功地粉碎了一次宫廷政变。章宗的父亲完颜允恭在行事、品德、才能诸方面都是世宗理想的继承人,大定二年被立为皇太子。不料,允恭先父皇而去,这对世宗是一次沉重的打击。允恭死后,世宗并未另立皇太子,而是将允恭之子完颜璟(即章宗)立为皇太子,成为皇位继承人。章宗继位后,他的叔叔们不服,完颜永蹈(金世宗诸子皆排“允”字,章宗避其父允恭讳,遂改“允”为“永”)即为其一。永蹈在明昌四年(1193)企图夺位政变。

永蹈身边有郭谏、崔温二位谋士。郭谏对永蹈说:“大王相貌非凡,王妃和两个儿子来日都将大贵。”崔温对永蹈说:“丑年有兵灾,属兔的人来年春天当收兵得天下。”崔温所说的“丑年”系癸丑年,即章宗四年(1193)。郭谏说:“昨日见赤气冲犯紫微,白虹贯月,这些都表示将发生军事政变。”永蹈对二人所说深信不疑,紧锣密鼓准备兵变。

永蹈府中有位叫董寿的家奴,颇有政治头脑,他认为兵权掌握在章宗手里,兵变时机尚不成熟,劝永蹈不要轻举妄动。永蹈利令智昏,根本听不进去,董寿就向另一个同事千家奴谈了此事。千家奴怕受牵连,遂告发永蹈谋反。章宗命令平章政事完颜守贞、参知政事胥持国、户部尚书杨伯通、知大兴府事尼庞古鉴等人拘问,由于案情牵连许多人,不太处理好,拖了很长时间。章宗生气了,召完颜守贞询问情况,守贞不敢隐瞒。右丞相夹谷清臣建议:“此事还应早点儿决断,以安人心。”于是,章宗赐永蹈及妃卞玉、二子按春、阿辛、公主长乐等人自尽,崔温、郭谏等人伏

诛。董寿未参与密谋兵变,免于死罪,逮捕入狱。千家奴告发有功,赏钱两千贯,特迁五官杂班叙用。

章宗粉碎永蹈的未遂政变发生在明昌四年年底,考虑到安全问题,于明昌五年夏秘密前往双泉寺避暑。

章宗到双泉寺之后,“即建祈福宝塔于寺北”,急如星火,这是为什么?

经历了政治上的风风雨雨,大臣们似乎变得成熟了许多,他们意识到,章宗以嫡孙身份继承皇位,他的叔叔们仍旧虎视眈眈,瞄着皇帝宝座,因此祈祷神灵,保佑章宗的儿子能健康成长,早立皇太子,就是篡位者的最大障碍,实为国之根本,政治上的需要。

章宗到双泉寺避暑时,已有的四个儿子先后死去,没有皇位继承人,不利于国家的安定,于是在双泉寺建祈福宝塔,希望上苍赐子,以便继承皇位。这便是“祈福宝塔”的由来。可惜,上苍不遂人愿,章宗后来又有两个儿子,也都先后死去。总之,祈福宝塔算是白建了,章宗两次到双泉寺祈祷,也没达到预期的目的。

## 又到满园玫瑰香(一) (连载)

文/喻家卿

从超市买来玫瑰香葡萄,仔细看看葡萄的防护袋,在产地那里看到了两个与我人生紧密相连的两个字:茶淀。

在渤海之滨的天津市宁河县,有个乡叫茶淀。早先这一代有很多浅水的湖泊,很多自然村多用“淀”取名,如茶淀、淮淀。茶淀最早叫“塌淀”,估计是因为土地太软,建房容易坍塌。姑且说之,姑且听之吧。后来,才改叫了“茶淀”,其实这里跟茶没有半毛钱的关系。

有了从北京到山海关的铁路后,在这建了个车站,叫“茶淀站”。这里全是海水

河水混合的浅湖泊,陆地也是盐碱地,人口也不稠密,不知道这里建个车站的意义是什么。抗日战争时期,这里来了日本的开拓团,还圈起了好多中国的难民,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种植水稻。开拓团据点还起了个气人的名字,叫“垦华”。只是水稻还没怎么种植成功呢,抗战胜利了,开拓团也就被打跑了。

新中国成立后,经国家批准,在茶淀地区建起了全国第一个大型的罪犯改造基地,当时叫北京市国营清河农场。因此,“京山线茶淀站”让很多北京人开始熟知。

创建农场之初,只从北京来了三名医生,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,顺理成章地我出生在了户口归北京市管理的清河农场。

农场对罪犯进行劳动改造的方式,是种植水稻和葡萄。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初,想找到大批的葡萄苗也不是容易的事,农场引进的玫瑰香品种的葡萄苗还是通过香港呢。

农场除了大片的水稻田,就是葡萄

园。每年到了八九月份,玫瑰香成熟了,整个农场都被笼罩在浓郁的玫瑰香葡萄的气味中。吃葡萄,成了农场人的家常便饭。每家吃葡萄时,都是用脸盆装。

我家吃葡萄太斯文,当医生的父亲每次都要把葡萄在灰锰氧水里浸泡消毒后才给我吃。母亲还会挑出周正的大串葡萄,吊在房间里当几天摆设。能吃到吊起来的葡萄,成了我的小愿望。

我工作几年后,从清河农场调到位于大兴团河农场的第三警校工作。团河农场是改造劳教人员的农场,同样有着大片的玫瑰香葡萄园。后来劳教人员没有了,葡萄园现在都改成了商品房小区。

再后来,我又调到位于市区的局里工作。虽说离葡萄园远了很多,但是清河农场还在,每年吃玫瑰香是不用去市场上买的。

清河农场改成了清河监管分局,因改造方式的变化,关押的罪犯也不去监狱外种植葡萄了。那些葡萄园自然而然地成了附近农民的营生,他们还注册了商标

“茶淀玫瑰香”。我曾经在我家旁的农贸市场,听见小贩吆喝:“茶淀玫瑰香,犯人种的葡萄。”在监狱系统工作了40多年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“犯人”会成为小贩招揽顾客的广告词。更没有让我想到的是,当年那个不起眼的叫茶淀的小村子,如今已经成为了天津市滨海新区的一部分。

70年了,清河农场和玫瑰香葡萄结下的不解之缘,也历史地成为了我生命符号的组成部分。茶淀—清河农场—玫瑰香葡萄,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人能有这样的联想了。

